

岁月凝香

夏天的绿里藏着秘密

■安小悠

不知是什么草，长在澧河的岸边。从状，模样像返青的麦苗，却比麦苗硬挺三分；又像垄上的韭菜，却比韭菜厚实一些。它卡在二者之间，把自己长成一个秘密。

沿着河堤，我渐渐走进了一片静谧之中。午后的河堤，被树荫和静溢填满。树上只有叶子，蝉鸣尚未响起，鸟声也很少。我喜欢在这个时节散步。初夏的阳光略带锋芒，但经高大树冠层层遮挡，再投射到草丛上时，已褪去了锐气。

我挨着它们坐下，四周悄然无声，风不吹、鸟不语，连光也仿佛收住了脚步。那一刻，我爱上了这些草。它们如此洁净，仿佛来自云端。它们说着我不懂的语言，在风里交换着彼此的秘密。我并不要窥探，该我

知道的，它们已经用绿意向我传达了。

风来时，它们很调皮，明明是一整丛，偏只有一根草摇曳，其余纹丝不动，像是约好了要看那一根草独舞。我欣赏了一会儿，却忍不住想笑。我伸出手指，学着风的样子，去逗逗那根不安分的草，心里生出几分窃喜。

还有一种草，低矮、柔软，匍匐在地上，像是大自然为了迎接夏天特意铺上的地毯。风若是跑得快些，它们便顺势倒伏，在一瞬间将绿色泼在地上，漫过我的脚踝。我真想就躺下，或者扑进去，想必如踏绿云，行百里而不觉累，做三天春秋大梦而不必醒。此时已过立夏，绿比先前沉了几分，不再带有春天那种嫩得能掐出水来的娇柔，而是带了硬度，甚至有些扎手了。

春天的花团锦簇我喜欢，春红谢尽时的绿意满枝我也喜欢。岁月匆匆，初春发出的第一批叶子已经年长，它们是浓郁的绿；仲春的叶子也已成年，它们是鲜亮的绿；暮春的叶子还年轻，它们是柔嫩的绿。这些不同的绿一起出现在枝头，夏天就来了。当眼里绿意盎然，脑海里便浮现出一句话：春花万紫千红，夏绿层次万千。

看尽了层层叠叠的深绿、浅绿、黄绿，看尽了草叶在光影下的千万种变幻，我才明白，夏天的绿染绿了浓抹，本就是一场色彩的狂欢。

五月的澧河就像一条绿色的绸带，柔软、明亮，缓缓飘向远方。河水并不去想终点在何处，也不问归期，只是静静地流淌着。我知道，河水不会为我解决生活的难题，但它确实带走了一部分淤积心底的情绪，让我变得平静。

那个时刻，我想起的全是自己的青春和纯粹。也是在那个时刻，我读懂了那些关于流逝的叹息——老子在河边说“逝者如斯夫”，庄子看见了“秋水时至”，李煜看见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些年，我见过南雁在月满西楼时飞回，见过西云在一挥衣袖间飘至，而向东的水却只有流逝。我不再试图挽留，也不再追问。夕阳把我的影子拉长，铺在河面。我闭上眼，不去看它，去感受河水的流动。

在夏天，我最想做的事不再是和喜欢的人并肩走在岸边，而是这样静静地站着，看澧水披着晚霞，满载一河绿意，一路向东，不肯停歇。

夏天的绿里藏着的秘密，风不必再说了，水会替我讲完。



烩面滋味长

■穆丹

烩面是中原地区的传统美食。作为土生土长的漯河人，我与烩面的缘分，始于30年前的童年。

那时，父亲的自行车簇新锃亮。他总有使不完的力气带我去任何地方。母亲加班的日子，他总带我去五一一路汇星剧院旁的烩面馆。正午放学，我坐在自行车后座，攥着他的衣角。行至上坡路段，父亲脚劲劲蹬上去。

到了面馆，父亲照例点两碗羊肉烩面。我吃完一整碗，他便拨开我的碗盖，看澧水披着晚霞，满载一河绿意，一路向东，不肯停歇。

我开始细细品味一碗面：经历了揉、醒、擀、拉的面条劲道爽滑，羊肉入口软烂、香而不腻，乳白色肉汤浓而不腻，再点缀绿色的海带丝、嫩黄色的干张丝、鲜红色的枸杞，色、香、味俱佳更加美味。

待我吃饱，父亲将我碗底残留的面吃净，把汤汁一饮而尽，然后心满意足地送我回家。那时的他尚未被糖尿病所困，不需要考虑每一餐淀粉的摄入量；年少的我也未被世事牵绊，笃信未来可期。长大后我才明白，毫无顾忌地吃饭、无拘无束地憧憬是多么珍贵。

30年倏忽而过，父亲已年逾花甲，当年的自行车早已淘汰；

汇星剧院也淡出历史，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唯有烩面在岁月更迭中焕发新生。

在漯河这片土地上，烩面衍生出了不同的风味：除了老式的羊肉烩面、三鲜烩面，还有鲜香麻辣的鸡肉浇汁烩面、咖喱风味的砂锅烩面、拌了蒜汁的烩捞面、锅气十足的生炆烩面。中原人的包容、厚道与热情都融进了一碗喷香的烩面中。

烩面店铺也顺应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街角巷陌的小店，朴实无华，方便附近居民果腹；面积适中的饭馆，提供凉菜及烧烤、卤煮等菜品，适合亲友小聚；装潢雅致、兼营炒菜的饭店，适合宴请宾朋。一碗烩面，藏着市井的烟火气，也承载着饮食文化，成为漯河不可或缺的味道。

春节期间，我到市区一家老牌烩面馆就餐。当时已是下午两点，面馆依旧座无虚席。等候就餐的食客里，有春节回家探亲的游子，只为寻回记忆中地道的家乡味；有宴请外地亲朋的本地人，用热气腾腾的烩面传递中原人民的热情淳朴。而我也置身其中，在一碗承载着温情记忆的烩面里，品味人间至味。

热汤入腹，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了那个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少年以及父亲被白色雾气笼罩的笑容。



诗风词韵

夏天

■清影

此后，村头的池塘不再寂寞
它又长出
清亮的洗衣声
长出荷花，长出蜻蜓，长出蛙鸣……
唯一长不出娘的模样

娘喂养的炊烟早已被风吹进云端
有时聚成雨，落我眼底
有时结成霜
落我头顶及两鬓

这几年，我学她侍弄个小菜园
等鸟儿落在藤蔓上
系藤架的指尖
就长出一个小小的青果

鸢尾花 (外一首)

■李季

我爱它的幽蓝、微毒
容易被风吹起
像某个人的灵魂
足够轻盈
在春末，百花开后
默默绽放，好像
来到人世，唯一的使命
就是为春天践行

谁能袖手看局外输赢
谁不是这局中之人
鸢尾花同样是春天的孩子
年年迟到
是因为颠沛流离的路太长
我爱它低到尘埃
依然在春末开出了花
像某个人的灵魂
轻轻被风吹拂

河边的鸢尾花

它肯定是忧郁的
河水无息地流走
就是时间本身
河水无息地远去
带不走它的忧郁
深深的蓝色
是天空的颜色

是大海的颜色
是某个人心的颜色

在春夏之交
生之喧嚣掩盖了死之沉寂
鸢尾在自己的尾巴里
遗忘了歌喉



国画 虞美人 杨静作

夏天来了

■王晓景

最能体现夏天到来的是人的衣裳。不知从哪天起，人们的穿着轻薄起来，再没有了乍暖还寒时的那份小心翼翼。各种颜色的短袖、纱裙多了起来。人们穿衣服能短则短、能薄则薄，偏偏用遮阳帽、口罩把脸捂得严实，像蒙面的侠客。有的人还另撑一把伞，为自己投下一小片移动的阴凉。

公园里锻炼的人多了起来，不论早晚。跑步的人沿着步道一圈圈刷着里程，骑行的人弓背带风而过，成群漫步的人边走边聊。广场上，一群人跟着音乐节律舞动，动作整齐划一。天色尚未完全暗下来，夜市已是熙熙攘攘。摊位一个挨一个，售卖烤串、凉面、啤酒、炒饭、卤味小食。最火的要数麻辣串和地摊小火锅，红油翻滚，热气腾腾。三五人围坐，边聊边吃。冰激凌摊前排着长队，孩子们举着蛋筒，吃得津津有味。

相比春秋，这个时节的光阴仿佛被拉长了。清晨5点多，天就亮了；晚上7点多，太阳才恋恋不舍地下山。更长的白天仿佛给生活留下更多的时间。

枇杷和杏从微黄变为橙黄，桑葚、樱桃、西瓜陆续登场。我在其他季节也能见到西瓜等

水果，但总觉得欠了些滋味。只有到了夏天，经过足够的光与热，这些水果的味道才最好。

注重养生的人开始琢磨制作清火开胃的食物了。绿豆熬汤，加些冰糖，晾凉了喝，最是消暑；莲子、百合煮粥，软糯糯，养心安神；五指毛桃素皆可搭，有股奇异的香气；乌梅、山楂、甘草、陈皮也是必备食材。这些吃食能让人在夏日热浪里生出丝丝惬意。

生命的生长本能，在阳光与雨水的催促下愈发强烈。路边的梧桐树叶宽大而厚实，就是一把大伞。爬山虎一夜之间像长了脚似的攀爬近半米，墙脚沟边的草也憋着一股劲往上蹿，青苔趁势爬上石阶、墙壁与屋檐。至于我们，高温下汗水在脸颊、后背慢慢渗出，从针眼大小到如豆粒般滚落。夏天好像是从我们体内长出来的。



别样情怀

风吹蔷薇

■郎新华

进入4月，我开始盼望蔷薇盛开。街角、小区的栅栏上都有它的影子。

仲春时节，海棠、樱花次第绽放，热闹非凡。单位大门口北边那一整面墙的蔷薇，却是沉默的。毛茸茸的绿色小叶片密密层层，阳光一照，油润发亮。它在等待，等暖意慢慢堆积，等属于自己的春天。

过了4月中旬，蔷薇像约好了一样盛开。单位门口的蔷薇是玫红色的，花朵小而密，美得让人移不开眼。附近街角的蔷薇则是淡粉色的，从栅栏顶部垂下。微风拂来，花枝摇曳，引得路人纷纷驻足拍照。

朋友圈里全是蔷薇的美照。整座城市被灿若云霞的蔷薇花装点得格外浪漫。街角

总有蔷薇绽放，花香幽幽飘散，让人惊喜。

这样的盛景持续了十多天。每次看见蔷薇，我都会放慢脚步欣赏。

大多数蔷薇一年只开一次，初春时默默蓄力，春末夏初时集体绽放。去年与蔷薇合影的记忆还不曾淡去，今年的美景又在眼前。季节更替仿佛在提醒我们要珍惜眼下的每一刻。

翻看和蔷薇的合影，花朵依旧娇艳，而我对美和生活的热爱从未褪色。

转眼到了5月，漫步在初夏的微风里，蔷薇花期已接近尾声。它热烈绽放时的模样成了城市的一道风景。不论身处其中还是匆匆走过，那份浪漫与幸福都会在心中停留。



心灵漫笔

朋友，替我喝口沙河水

■闫恒臣

沙河是我家乡漯河的母亲河。“吃完饭去河堤上转转。”这句话深刻在家乡人的心中。一条河赋予了一座城市灵气，一条河深藏在每一位家乡人的心底。它像母亲一样，用宽广的胸怀，容纳每个人的高光时刻与黯淡时光。

曾经多少次路过沙河，我不屑一顾。后来，我考上大学，来到一座大城市，如脱缰的野马，沉醉在都市的繁华中。与此同时，我的朋友老X更是如鱼得水。他在澳大利亚上学，经常给我打越洋电话，津津乐道海水的湛蓝、沙滩

的细腻、海风的轻柔。羡慕之余，我送他一句：“乐不思蜀。”

然而三个月后，我突感不适。直到看医生时，听到一句“水土不服”，我才想起家乡。

寒假第一天，我心急如焚，来不及和同学道别，便匆匆回到家乡，直奔沙河。站在岸边，看着默默流淌的沙河，我思潮涌动。

古往今来，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水，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之源。人类傍水而生，水是生命之源。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曾经因为家乡被冠以“五线城市”而自卑。仅仅

半年，看过了大江大河的波澜壮阔和都市的时尚繁华，再次凝视沙河时，我被它的宁静、安详深深触动。

“河堤上转转”这句话，曾被肤浅地理解为闲闷无聊。此时此刻，河风吹拂我的面庞，也吹走了心中的浮躁与焦虑。沙河不宽、不急，我深感自身的渺小。我为过去的无知而羞愧，为自己的无视而懊悔。

“河堤上转转”是倾诉，是慰藉，是温馨，是甜蜜。我看过宽广的大江大河和汹涌的海浪后，开始眷恋母亲河的静谧安宁。我渴望拥有一个心灵的港湾，得到母亲般

的呵护。我对故土的依恋之情越来越浓。

思虑至此，我决定拨通老X的电话。这不是幼稚和冲动。我要郑重地告诉他：别国的大海没有沙河的亲切宽容，别国的海滩没有沙河风情的风光旖旎，别国的海风没有沙河畔的微风怡人。

“哪、哪、哪……”手机铃声响起，老X先我一步打来了电话。“朋友，你到漯河了吗？”“是啊！”“是在沙河岸边？”“对。”“朋友，替我喝口沙河水吧！”

岁月凝香

发间霜 心上雪

■陈聪

不知从何时起，白发悄悄出现在我的发间。

两年前的一个午后，镜中忽然跃出一根银丝，那么显眼，我迅速伸手将它拔去。曾几何时，身边的友人已开始为鬓角的白发感叹，我却总在镜前暗自庆幸——还好，岁月待我尚算温柔。而今，白发来得猝不及防。

思绪飘回上大学时的一个午后。我刚洗完头，坐在小花园的长凳上晒太阳。“别动。”室友凑近，指尖在我发间轻轻拨弄。不一会儿，她捏起一根白发递到我眼前。我盯着它说：“这就白了吗？”话音刚落，两人就笑作一团。18岁的年纪，哪懂什么岁月催人老？我随手一扬，将那根白发抛进草丛里。它像一个误闯入青春的玩伴。

一根、两根、三根……如今，白发越来越多。它们像顽皮的孩子，在发间时隐时现。

前些日子，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我心力交瘁。一日照镜子，指尖无意滑过眉梢，我竟然看见了一根白眉毛。那一刻，我忽然有些恍惚。镜中仿佛出现了一个匆忙的赶路者。我心里轻轻一叹：是该慢一些了，奔跑的中年人。

日子照常过着。一天课间，我伏在讲桌上批改作业，孩子们围在我身边叽叽喳喳。“老师，你头上有白发。”一声清脆的童音响起。我淡淡一笑：“那就拔下来。”几双温热的小手小心翼翼地探进我的发间。“轻一点”“这里还有一根”……孩子们的话语里满是体贴。他们将拔下的白发捧

在手心，小心翼翼地给我看。

孩子们拔了三根白发。我将它们捧在手心，细细地看。白发那么轻，那么细。是什么将它们染成了这样的颜色？是流淌而过的岁月，是清晨匆忙的步履与深夜未熄的灯，是那些不曾说出口的话、错过的责任……我的内心忽然像雪后的原野一样，安静而辽阔。

岁末的风，正轻轻叩着窗。又是一年将近时。

白发不是敌人，它像个智者。光阴路过时，它轻轻落下一抹霜色；生命走向深处时，它便泛起静谧的光泽。它不惊不扰，只是安静地告诉你：那些走过的路、经过的事、爱过的人都已悄悄融进你的生命里，化作发间一缕皎洁的光、心上一片净雪。

我坦然接受，让它们静静地在那里长，让生命在季节更迭中继续沉淀它的光泽。



征稿启事

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本版《我的文学之路》专栏长期征稿，欢迎有故事的你，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传递温情、启迪人生。
邮箱:siying3366@163.com